

\*\*\*\*\*  
\*  
\*  
\* 马尔库塞美学中的人的概念 \*  
\*  
\*  
\*\*\*\*\*

邢培明

一九八三年八月

## 文 前 说 明

马尔库塞(1898——1979)出生于德国柏林,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当代西方“新左派”青年学生和工人的精神领袖。他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有代表性的美学家之一。他年青时参加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属左派。他参加过德国1918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后因抗议社会民主党勾结反动势力杀害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背叛行径而退出社会民主党。法西斯上台后,逃亡美国,从事反法西斯活动和哲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后加入美国籍。他的理论活动是从1932年研究刚出版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的。后来,他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相结合,走上了一条激进的浪漫主义化的独特的理论道路。马尔库塞的美学是他的整个批判哲学的归宿,人的解放问题是他的美学的中心内容。本文是我在翻译他的美学专著《审美之维》后所写的一篇论文的前半部分的改写(后半部分讨论的是他的美学上的具体论述和文学艺术理论),供关心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现状的同志们参考。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

## 马尔库塞美学中的人的概念

1932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全文刚一发表，马尔库塞就写了一篇题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sup>①</sup>的长篇论文，对这个手稿作了非常详细的研究和评论。这篇论文是马尔库塞和他的老师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决裂，试图走上马克思主义理论道路的一个标志，是他的批判哲学和美学的出发点。到了1955年，他发表了重要著作《厄洛斯与文明—对弗洛伊德的哲学研究》<sup>②</sup>一书，建立起了自己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和美学理论，走上了一条激进的，浪漫主义化的独特理论道路。到他发表他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审美之维》（1978年）时，作为他的批判哲学的归宿的美学体系才告最后完成。

通观马尔库塞美学的整个发展过程，可以看到他的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美学设想为人的解放的理论，因此，人的概念在马尔库塞美学中是一个核心的概念。了解他的关于人的概念的形成过程，是了解他的美学的关键。

### 一· 理论背景——几点必要的简略介绍

<sup>①</sup>此文原发表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研究杂志》1932年第8期中，后收入马尔库塞的论文集《批判哲学研究》（伦敦，新左派出版社，1972年，篇首）。现已有中译文，载《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译者薛民。

<sup>②</sup>也可译为《爱欲与文明》或《爱神与文明》。

马尔库塞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的一开始就说，《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划时代的事件”；历史唯物主义从此有了一个“新的基础”，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实际关系也看得更清楚了。①

马尔库塞这里提出的“新的基础”的说法和提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是有所指的。什么是“旧的基础”呢？他首先指的是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经济学，没有哲学，他虽然也说要重视人的因素，但却断然否定辩证法，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隐患，是妨碍对事物作任何彻底观察的圈套”。②考茨基也反对辩证法，并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为经济唯物主义，庸俗化为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庸俗化为宿命论。所以，他们都反对和压制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反对十月革命和德国1918年革命，主张进化和改良，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了。

我们知道，当时为保卫科学态度与革命精神统一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反对第二国际领袖们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最有力、最正确的战斗者是列宁，最重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关系的也是列宁，他甚至说，由于不懂得黑格尔，“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③他在斗争中创建了列宁主义。列宁去世后，苏联哲学思想的发展出现了复杂的情况。红色教授学院的几个教授带头批判机械论和德波林的“孟

①《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93页。

②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58年，第11页。

③《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191页。

什维克的唯心主义”，后来在苏联逐渐发展出了一种具有特殊色彩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虽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由于他们对马克思和列宁所强调的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即实践观点实际上没有给以足够重视，对一般与特殊或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这一辩证法的“精髓”没有给以重视，对人的问题没有给以注意，使他们就不能避免在机械唯物论和唯意志论的倾向之间经常不断的摇摆。这些弱点，有一些实际上也反映在后来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38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节中（这一节后来被作为斯大林的个人著作）。苏联哲学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对黑格尔的轻视，甚至把德国古典哲学当作是德国贵族对法国革命的反动。对当时已经出版的马克思的《手稿》（1932年）和列宁的《哲学笔记》（1937年）几乎没有什么反应。

当时，在世界各国还有一些共产党党员理论家站在梅林、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一边，反对第二国际中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家中最为突出的要数卢卡契和葛兰西。而且，由于他们两人特别重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联系，强调实践观点和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他们的哲学就和后来的苏联模式的哲学明显地有所不同。①

①卢卡契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都曾批判过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读本》中的机械唯物主义倾向，见《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6页——297页。他们两人的理论也都和后来的第三国际理论家的理论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理论发生过冲突。

实事求是地讲，在当时的世界和中国革命条件下产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独创性，在毛泽东后来写成的《实践论》（1937年）和《矛盾论》（1937年）及其它有关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物质与精神、经济的因素和人的因素的辩证关系，以及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思想等，都作了独创性的正确的论述，克服了苏联哲学模式的教条化倾向，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和美学的发展道路。

马尔库塞在反对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在力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力求恢复革命批判精神和人的主体能动性等问题上，其方向都和列宁是一致的。他不但批判伯恩斯坦和考茨基，还支持列宁在工会问题的争论中对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在辩证法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所做的批评。①他后来尖锐批评列宁以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偏离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被改变以适应苏联现实的要求，苏联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实用主义。②他走上了不同于苏联哲学模式的自己的哲学道路。同时，马尔库塞的思想和葛兰西、卢卡契的思想也不同。他们三人（特别是卢卡契和马尔库塞）都十分重视被庸俗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僵化了的美学与文学艺术领域的问题，但由于历史条件、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的差异，他们的美学思想体系却显著不同。

---

①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伦敦，牛津出版社，1941年，第314页，第398—401页。

②他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集中在他1958年出版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一书中。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苏联马克思理论家也好，也不管是卢卡契和葛兰西也好，尽管他们的理论各有缺点，但他们毕竟是在有组织的革命政治斗争中发展自己的思想的，他们可以在不断的革命实践中改正自己的理论偏差和错误，使自己的理论尽可能符合完整的马克思主义，适应革命事业的需要。而马尔库塞却基本上是远离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在研究所和大学讲台上“自由”研究和宣讲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脱离实践的状态对他的整个理论，特别是对他的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和美学理论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这是他的思想在后来走上超激进的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方向的一个根本原因。

这一简短的背景介绍也许能多少有助于了解马尔库塞的思想产生及其发展的部分原因。明白了他在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所处的实际地位后，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研究他的美学中的人的概念的来龙去脉了。

## 二 《手稿》研究——马尔库塞美学中人的概念的起源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可以说是马尔库塞美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他的美学中的人的概念就是从这里发生的。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又是如何把自己的批判哲学和美学与人的解放联系起来的。他的基本观点可以概述如下：

### 1. “总体的人”

马尔库塞认为，由于《手稿》的发表，当时流行的那种对马克思后期著作的解释就应加以修正。他认为，在马克思理论的所有阶段上，其理论基础都包括了哲学的基础。马克思对外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叙述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人的外化、生命的贬损、人的现实的歪曲和丧失的问题。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都从来不把人当作它的主体，它忽视人的本质及人的历史，它不是人的科学，而是一门非人的科学，一门非人的物品和商品世界的科学。另一方面，“粗陋的共产主义”也不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的本质的现实性上，而是在事物和对象的世界中纠缠，企图用“普遍的私有财产”取代个人的私有财产，因而，这种共产主义理论自己也是处在异化状态中。因此，马克思主义既不是绝对经济主义，也不是“纯理论上的”哲学，而是一种进行革命改造的实践理论。马尔库塞写道：

资本主义社会成问题的不仅仅是经济的事实和对象，而且是整个人的存在和“人的现实”。对马克思来说，这一事实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理由，这种革命要求作为一种整体的和彻底的革命，而决不是任何局部的变动或“进化”。这种理由并不是在马克思关于异化和外化的学说的外面或背面，而恰恰正是这种异化和外化的学说本身。①

这段话很显然就是针对第二国际中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经济唯物论说的。他认为，这种理论把哲学、经济学和革命实践完全

---

①《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0页。



割裂开来，这种割裂是物化的一种产物，是马克思本人所奋力反对的。马尔库塞的这一批评是有道理的，也是有根据的①他在详细论述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后说，即使在这种描述外化劳动的“经济事实”的过程中，马克思也不断地打破单纯经济上的描述，从劳动的经济“状态”追溯到了劳动者本人的“地位”。劳动的异化和外化已超出了经济关系的范围，它涉及到人作为“人”的本质和现实，并且也仅仅因为这一原因，劳动对象的丧失才如此事关重大。由于马克思把经济事实植根于一个一般的概念中和人与对象的关系中，并且说“私有财产这一概念，是通过分析而从外化了的劳动……这一概念得出的”，②马克思的上述说法看起来似乎是唯心主义的。但是，马尔库塞认为：

正是这一“表面看起来的歪曲”表现了马克思在理论上

①马克思曾批评过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为经济决定论的目空一切、趾高气扬的党内“青年派”理论家，正是这些理论家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在理论上引起了惊人的混乱，给资产阶级学者攻击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口实。马克思说，如果这些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那他自己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见恩格斯1890年8月27日致拉法格的信和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

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4页。

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从经济事实到人的因素的突破，从事实到行为的突破，把被凝固了的“情形”和它们的规律（这些规律在其物化的形式中是同人的力量没有关系的）放到运动中，放到它们的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加以理解（离开了运动，离开了它们的历史发展，这些“情形”及它们的规律就会死水一潭，变得凝固化）……

假如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包含着人同对象的关系（并且正象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还包含着人同他自己的关系），那么，劳动这一概念本身也必然包含着一种人的能动性（并且不是一种经济上的情形）。假如劳动的外化意味着完全的非现实化和人的本质的异化，那么，也就必须把劳动本身当作人的本质的真正表现和实现来把握。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劳动再次被作为一个哲学的范畴加以使用。①

马尔库塞认为，这种经济学和哲学的统一，对象和人的统一的理论是马克思在考察黑格尔的对象化范畴后产生出来的，“马克思的理论植根于黑格尔的哲学的‘问题系’的中心”，②这样，他就把马克思和黑格尔从根本问题上联系起来。他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远远超出了经济范围，它已深入到把“总体的人”的存在作为研究课题的领域中了。

①《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2—103页。

②《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4页。

我们看到，马尔库塞竭力反对那种对事物只从客体的和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的观点，反对把人片面化为“经济人”，他力图恢复人及其主体能动性或批判精神的地位，为此，他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实践、对象化、异化、劳动等概念。正是这些概念把主体和客体、经济因素和人的因素联系起来，说明人是“总体的人”而不是片面的“经济人”。这表明，马尔库塞是力求在反对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中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关于人的基本概念的。

## 2.人的本质

那么，什么是“总体的人”呢？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类的存在物”，意思是人是一种使“类”（他自己本身的类和其它存在物的类）成为他的对象的存在物。假如人能使每一种存在物的类成为它的对象，那每一种存在物的一般的本质都能成为他的对象，也就是说，人能在存在物的本质的存在中占有每种存在物。因此，人能够自由地和任何存在物发生关系。他不局限于存在物的某种实际状况和他跟它的直接关系，而且能超出存在物的直接的特殊的实际情况，在存在物的本质的存在中掌握其本质。他能认识和把握包含在每一个存在物内的“可能性”。他能按照存在物的“内在固有的尺度”开发、改变、塑造、对待和进一步处理存在物。尤其是，人还能同他本身的类发生关系，具有“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的能力。因此，人的定义就是，人是一种普遍的和自由的存在物，具有对象化的能力的存在物。

值得注意的是，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人的定义虽然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但却又正是他批判费尔巴哈的结果。马克思把感性作为他的哲学基础的中心，但他所说的感性却和费尔

巴哈的感性概念不同。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想把感觉的接收力恢复为哲学的起点，但他在抨击黑格尔关于人完全是自由的和有创造力的意识这一观点时，却把人解释为一种“具有需求”的纯粹被动的存在物。他说：

在费尔巴哈那里，人占有这个世界以及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实质上还是理论上的，这一点表现在他把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即真正占有现实的方式，说成是“感知”。而在马克思那里，简单地说就是劳动代替了感知，尽管马克思并没有排除理论上的关系的至关重要性，而是把它和劳动结合在一个辩证的、互相贯穿的关系之中。①

这就是说，马克思以劳动外化和异化理论为基础的关于“总体的人”的概念已克服了费尔巴哈人的概念的直观性和片面性，把感性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中来加以理解了。而且，马克思所说的对象化“实质上是一种‘社会的’活动，对象化的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社会的人’了。”②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成就为出发点批判黑格尔，但却不象费尔巴哈那样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抛弃了。马克思在人的自由和创造力问题上保存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正是实践和劳动（马尔库塞认为这两个概念意思是相同的）划清了马克思的人的概念和费尔巴哈的人的概念的界限。

①《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第114页。

②同上书，第115页—116页。

马尔库塞认为，上述关于人的定义只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和出发点，需要进一步把哲学批判本身直接成为实践的革命的批判。做到这一点的根据是什么呢？他解释马克思的思想说，在资本的历史现实中，在劳动的外化和异化中，人的本质外化和异化了，人和人的劳动中的本质的东西被歪曲和隐瞒起来。劳动不再是“自由的活动”，不是人的全面的自由的自我实现，而是对人的奴役和使人丧失现实性。劳动者也并不是他的生命表现十分完美的人，而是一个非人，是“抽象”活动的纯粹的肉体。劳动的对象也不是作为劳动者的人的现实性的表现和确证，而是“外在的事物”，它不属于劳动者，而属于他人，它成了商品。人的存在在异化劳动中已不再成为他的自我实现的手段，情况正好相反，人的自我倒成了仅仅为了他的生存的手段。马克思把这种异化和现实性的丧失看作人作为人的行为的一种完全歪曲的“表现”来加以论述，这种异化不仅仅限于劳动者，也影响作为非劳动者的资本家。资本家不是把他的财产作为自由的自我实现的活动领域加以拥有的，而只是作为资本加以拥有的。

马克思这样叙述问题时，显然认为存在着一种一般的人的本质，或人的本质的一般性。这是否是唯心主义的抽象说教呢？马尔库塞认为不是。他把马克思的观点和马克思下一年所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施蒂纳和“真正社会主义者”这类黑格尔分子关于本质、人等等的无聊空洞的说教的批判作了比较，认为并不是马克思在《手稿》中的观点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发生了什么根本改变。他认为，马克思当时面临着各条战线上的战斗，一方面要反对黑格尔主义学派的“假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又要反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倾向，还要反对费尔巴哈的“假唯物主义”。在《手稿》中，马克思主要反

对的是那种把历史实际情形的一个特殊方面变成刻板的“永恒的”规律，并把它称为“本质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中的物化倾向。他此把这种历史的实际情形和人的真实本质作了对比。而马克思这样做时，就揭示了关于人的本质的真理，因为他是在真实的历史中把握人的本质的，并指出了人的本质的存在被克服的必然性。马克思观点上的变化是随斗争领域的转移而引起的，并不是一种根本的变化。马克思所论述的已不再是在每个具体历史阶段都千篇一律的抽象的人的本质，而是在历史中并且只有在历史中才能被确定的人的本质，人的历史的经验被归纳到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中去了。因此，马克思反对鲍威尔、施蒂纳和费尔巴哈时所批判的“人的本质”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正因为这个原因，对从德国哲学的最 体生命力的阶段的直接联系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来说，全部人类历史实践中的问题就始终是人自己的问题。

有人认为，马尔库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中关于人的本质的看法是存在主义的。而我认为事情正好相反，马尔库塞在这里所阐述和同意的马克思的这一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正好是反存在主义的。马克思这里的思想非常深刻，马克思虽然把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分开来看，是因为现实中就存在着这一分离，而实际上，马克思这样论述问题恰恰是要达到人的本质与存在的统一。这里的关键是以实践（和劳动）为中介的人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中的人的历史地相对独立发展的本质的问题，是人类共性和个性的历史的统一的问题。否认了具体的人，就会成为抽象的人性论，而否定了科学抽象的人的一般性，就会成为无本质的相对主义。只有二者的辩证的，历史的统一，才能真正了解人类解放的历史过程。马尔库塞已

经 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的这个核心问题，而且认为：

本质和存在在人身上是分开的：他的存在是实现他的本质的一种“手段”，或者，在异化时，他的本质仅仅是维持其肉体生存的手段。这样，假如本质和存在已相分离，假如人类实践的真正的自由的任务是把两者作为“实际上的实现”而统一起来，那么，当实际情况已经发展到歪曲破坏人的本质时，根本抛弃这一现存状态就成了责无旁贷的任务了。正是这种对人的本质的透彻的洞察，成了发动彻底革命的不可抗拒的原动力。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形其特点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和政治上的危机，而且也表现为人的本质遭受巨大的灾难，这种见解认为，只是在经济上或政治上进行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并且主张，必须无条件地通过总体革命来彻底改变现状。只有在牢固地确立这种基本观点，以致任何单纯政治上或经济上的论证已无法动摇它以后，才可提出革命的历史条件和革命的承担者的问题，亦即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问题，任何一种批判，如果只是注意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没有进一步把握这种理论的真正的基础的话，那是没有抓住要害。①

---

①《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  
页。

确实，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不是目的，斗争的目标或结果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革命不仅要进行经济政治领域的革命，也要进行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建设不仅要建设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精神文明。反对片面化，要求从“总体”上来考虑问题，应该说是正确的。

但是，马尔库塞所理解的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中却有一个根本性的缺陷，那就是他没有真正掌握了马克思在真实的历史中把握人的本质的观点即人的一般本质和特殊本质在历史运动中的统一的原理，也没有注意到《手稿》中关于对象世界在人与对象相互关系中占优先地位的论述。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批判仅从客体方面看事物的旧唯物主义的结果，但同时也反对对实践观点作纯粹主体化的歪曲。马克思的“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是建立在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而马尔库塞所理解的实践却正好是只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的，这就很容易把实践和劳动概念完全主体化，很容易把主体与客体，人与对象之间的分离变成绝对的对立。这在他对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的理论的解释中表现得很清楚。

### 3. 人的解放

马尔库塞认为，由于存在着劳动异化，私有财产就成了真实的和本质的人的行为的异化了的不真实的形式。所以，私有财产必定存在着两种形式：异化了的形式和真实的形式，一种仅仅是私有财产，另一种是“真正的人”的财产（马尔库塞认为，在马克思革命理论基础的范围内，这里的“真正的人”的财产含义和“真正社会主义者”们所说的这一概念含义完全不同）。共产主义根本不是要抛弃所有的财产，恰恰是要恢复财产的这种真正的人的形式。在异化状



态下，人以一种不真实的形式占有和拥有对象，“生命活动”为财产服务，而不是财产为自由的生命活动服务。被占有的不是人的“现实”，而是作为物（物品和商品）的对象。这种占有是“片面的”，它局限于人的物质行为，局限于能立即享受或能转变成资本。与此相反，“真正的人的财产”现在在它的真正的占有中被加以描述了。马尔库塞引了马克思的两段重要的话。马克思说，“通过人并且为了人的本质和人的生活、对象化了的人和属人的创造物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对物的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享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属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官能……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的关系，亦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①马克思这里所讲的人的一切官能的解放是紧紧联系着人同对象的关系，联系着废除私有财产的现实运动讲的，这也是从真实的历史角度看问题的。但马尔库塞是如何理解的呢？他说：

作为财产的基础的占有，超出了所有经济的和法律的关系，变成了一个理解人同对象性世界的全面的和自由的关系的范畴，人同正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关系是“全面的”，它“解放了所有人的官能。整体的人作为“他的产物和他的现实”的整个对象性的世界中是自由自在的。在经济上和法律上废弃私有财产，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终结，而仅仅是共产主义革命的<sup>·</sup>开始。因为正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全面的自由